

中国故事

# 八月黍成

□ 宁雨

/壹/

一棵黍子。

其实,它只是这块黍田无数棵黍子中的一员,阴差阳错被播在垄头,而最先受到我的关注。这片田地,是挂在小长梁顶上的台地,当地人也称为塬,海拔有999米。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向坝区过渡地带,999米,也是颇引人瞩目的一个高度了。这样一个海拔高度,竟如此繁茂地生长着这些迥异于我家乡冀中平原的禾稼。

塬,按词典的解释,是我国西北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这里,却属华北地区河北阳原境内的黄土高原。大田洼村老村长周老汉对我说,塬上最趁的就是土,田里黄土厚度至少六丈六,可惜命里缺水。只要老天能给下几场雨,黍子、山药、小杂粮,都能长得欢实。

农历七月,是塬上的好季节。天蓝,云白,风轻。站在田野,即便我这个比一棵黍子高不了多少的矮个女子,也能望见远处黛色的阴山余脉,近处坡梁下面丝绸般缠扎在大滩上的桑干河,桑干河边饮水的棕色马、大黑骡,以及西山上云朵一般飘动的群羊。这般风景,荡起内心一串串温暖的涟漪。温暖到有些微微的疼痛。

第一眼便遇到一棵正在扬花的黍子。不知是一种天意,还是一个偶然。

近两年总喜欢琢磨植物的进化史,尤其着迷《诗经》里的植物。黍和稷,在《诗经》所涉植物中,几乎是出镜频率最高的,用现在时髦话说,是“热词”。考古学研究表明,包括桑干河上游阳原、蔚县在内的华北地区,是黍的原产地,年代距今大约1万年至8700年,这至少比《诗经》的年代要再向上推5000年。1万年前,泥河湾盆地桑干河两岸,正生活着全新世人类,他们制作出大量顺手的石头工具,农畜并作。聪明的先民率先“驯化”了一种植物,并且命名为“黍”。煮饭用它,酿酒用它,祭祀也用它。黍,成为泥河湾农耕文明始作的象征。

到了公元2016年,塬上人家的粮,最最要紧的,还是黍子。小长梁一带,散落着大田洼、小田洼、东谷它、大井头、小井头、油房、岑家湾、柳沟等大大小小的村庄。因“泥河湾地区”而闻名的泥河湾村,则坐落在稍远的桑干河右岸。村庄无论大小,洼坪、河下、深山、山腰梯田,每一户人家都会记得在春天里择一片最肥沃的黄土,一遍又一遍地精耕,撒下厚厚的农家肥,趁一场细雨去播下心爱的黍子。

细小的品种,枕着布谷鸟的叫声酣睡,一夜之间吸饱水分,扎撒出针鼻儿大的白根。几天后朗朗的日头照着,杏黄风软软地吹着,小小的嫩绿的芽头倏地拱出地皮儿。不要多少时日,黍苗开始在暗夜里咔嚓咔嚓地拔节,孕穗。塬上的老汉和女子们,走在河湾、坡道上,一仰头,一低头,满眼的青绿替换了一冬天单调的土黄,出口气儿都是无比顺畅的。一地黍苗,如同自家青葱的儿女。

大田洼的老祝,最爱在黍子扬花的七月天气,沟沟梁梁到处逛荡。他说他喜欢黍花的香味,每天往沟里走着,看看古堡,看看古堡中的葵花、玉米、山药,闻闻黍花香,可以省下二两酒。老祝是塬上公认的酒仙儿,每天不喝酒就打不起精神。他从后沟返回村子,俨然是喝过酒的,脸色酡红,目光炯炯。有人说老朱跟黍神有缘分,他是跟黍神一块儿喝酒了。

我也撮起鼻子嗅,却没老祝吹乎得那么香。问村中女子们,她们也觉得黍子花儿不香。如果说黍花真的有香气,也是最清淡的香,清淡到最灵敏的鼻子都无从捕捉。黍子开花,不是让人闻香的,如同一个好看了的女子,眉眼身段长开了,就要为人妻,为人母,踏踏实实过日子。黍子开花,只是为了秀穗、结实。

扶耨干部老郝在工作日志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小长梁以南10公里的南柏山中有个漫坡村,家家都要赶着毛驴到村东5公里开外的深沟蓄水池里驮水吃。6年前的冬天,一个老汉到处找驴驮水用的木架子,生生给冻死了。大田洼村,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第一眼机井。现在,这眼井已经不符合饮用水平标准,只能用来浇地。于是,大田洼4070亩耕地中,罕见的有了

/貳/

“八月黍成,可为耐酒”。《诗经》时代的黍子,用来酿制美酒,享祀祖先。塬上,不知道从哪个朝代便丢失了酿造黍酒的传统。人们爱黍子,是因为迷恋那一口香香的黏黏的黄糕。

黄糕,是用黍米面蒸的。家家户户的午饭,都离不了一盆热腾腾的糕。一天不吃糕,就好似一天没吃饭,心里头空落落的。秋天打下的黍子,被女子们送到磨坊去碾米磨面。黍米色泽灿黄,越是好的黍米,就越黄,完全跟太阳一个成色。黄黄的黍米是有香气的,温和的、新鲜的黍米香。这香气,外人也许闻不到,但泥河湾的子民人闻得真切。一捧新米的香气,能逗引出一腔湿漉漉的口水。

“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累断腰,累断腰。”原本一句顺口溜,82岁的羊信儿老汉硬生生给哼成了桑干河独有的腔腔调调。老祝在坡梁上逛荡,一到快晌午,就会听到老羊信儿的调调。那调调儿好像专门提醒他,该回村里给90岁的奶奶和18岁的儿子做饭了。午饭,照例是一顿黄糕炖大菜。奶奶牙口不好,胃口不好,但一朵一般飘动的群羊。这般风景,荡起内心一串串温暖的涟漪。温暖到有些微微的疼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塬上人吃糕,算是一例。不过,作为一种拥有万年历史的古老农作物,黍子养育的又何止这泥河湾的塬上人家。夏商周时期,黍的身影普遍及大半个华夏。汉代以后,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流和交融,农作物的种植清单也急剧更新。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仍以旱作农业为主导。及至20世纪80年代,水田在广袤的、毫不相干的,远不如一杯珍珠奶茶、一份哈根达斯来得亲近。

数千年前沿着泥河湾人迁徙、繁衍的路线,一路向南攻城略地过淮河跨黄河的黍子,只用了不到30年时间,便给飞速发展水浇田逼退到原初的出发点。而今,以黍子为大田主导作物的地方已经非常稀少。但泥河湾人,像祖先一样爱着黍子,并引以为主粮。

黍子味的是,黍子这种农作物在华北广大地区向北撤退的路线,跟告别贫困的地理分界线有着惊人的相似。贫困,又与干旱缺水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如影随形。2015年国家公布的贫困县名单,河北北部的张家口市占10个,包括泥河湾遗址群所在的阳原和蔚县。

泥河湾盆地的庄稼人,是数着一场一场雨过日子的。就说发现11700年前全新世人类遗址的大田洼乡,十几个村庄,几乎个个严重缺水。饥渴的黄土,与生性耐旱的黍子相相宜。黍子播种期间,正是桑干河上游地区降水最宝贵的时候。有点潮气儿就能扎根发芽,黍子让庄稼人心安定着年复一年播种的希望。再差劲儿的年景,只要一片黍子地还有收成,这沟沟坡坡就能养活人。

扶耨干部老郝在工作日志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小长梁以南10公里的南柏山中有个漫坡村,家家都要赶着毛驴到村东5公里开外的深沟蓄水池里驮水吃。6年前的冬天,一个老汉到处找驴驮水用的木架子,生生给冻死了。大田洼村,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第一眼机井。现在,这眼井已经不符合饮用水平标准,只能用来浇地。于是,大田洼4070亩耕地中,罕见的有了



插图:郭红松

200亩水田。2014年,乡里利用上级支持的资金在小长梁河下深沟打了一眼新井,管道入户定时供水,村里人幸福坏了。一位老汉逢人便说,新来的王书记,把水送到家里,相当于帮我养了一个能挑水的儿子!

“帮着挑水的儿子”政府给养了,自家养活的儿子却“跑”了。在大田洼村里待了两天,没碰到一个年轻的后生、女子。到阳原县城,到张家口市,甚至远赴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大城市打工,在大田洼乡、在阳原县已是普遍现象。年轻人一走,一年两年不回去一趟家,混得有点模样的,携父母子女举家搬迁。大井头村2015年底在籍人口172户383人,常住人口却只有98户195人。

地方穷,养不住人。当了多年村长的周老汉卸任了,还在为村里忙前忙后。他说,大田洼村2015年的人均收入是2650元,达到2850元就算脱贫出列。

2650元,还不足一线城市一些新毕业大学生月薪的一半。

早起糊糊中糕,黑下里一锅烩山药。这听起来合辙押韵的日子,被塬上的年轻人厌倦了、嫌弃了。黍子和人之间,出现了一个“你退我进”的现象:当黍子全面退守回一万年前的出发点,塬上的后生小子,却坚定地告别着养育了世代祖先、又养育着他们这代人的黍田和黄糕饭。

/叁/

吃惯了黄糕的塬上人,也许无暇思考人与黍的进退史。这片土地,作为“东方人种的故乡”,却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个世纪之前,泥河湾村还是桑干河畔一座不出名的村庄,人家不足百户。1942年,随着美国地质学家巴博尔的到来,“泥河湾”三个字逐渐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80多年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内,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80多处,出土古人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数万件。这些文物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小长梁遗址作为我国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被镌刻在中华史话的青铜甬道上。

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泥河湾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河湾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一座东方人祖的大型石雕高台伫立于中心广场。

小长梁,总有一批又一批的游人前来寻根、祭拜。远道而来者,在完成一个虔诚的仪式之后,往往愿意到附近的村庄走一走,到沟里捡上一两块石头,甚至在坡梁上剃下一块泥土,用干净的丝帕或白纸巾裹好带回家。在大田洼村街上,我跟一个女子闲聊。我问她,有没有游客想到你家里吃饭?她连说,有的,有的,今年春天,四个背包客敲开她家门,央求给做一顿最地道的农家饭。于是,黄糕蘸大菜,第一次作为招待外地游客的饭食端上桌。那些吃惯大米白面的嗓子眼儿,对付一块粗糙的黄糕十二分不习惯,但还是学着主人的样子“咕嘟”一下

咽到肚里。似乎,一顿塬上人家的黄糕饭,才结结实实拉近了寻根者与人类祖先的距离。

老实说,一株黍子、一块黄糕的历史,对于第四纪的早期人类史,实在短暂得无以挂齿。因此,一顿寻根的黄糕饭,实难以接通数百万年前先祖的气息。而作为一土生土长的泥河湾子民,黍文化史中却有割不断的血脉。

在小长梁间的村村落落,跟一个老汉谈起泥河湾遗址,他表现出了解、不关心,我一点都不见怪。他更关心的,是一季黍子、玉米和杏扁的收成。还有,美丽乡村建设、退耕还林、精准扶贫,自家能有哪些好处。抑或,哪个考古队要来,他们是不是要在当地招募帮忙挖土的人,以及在考古现场打工,一天能挣到多少钱。当独特而丰厚的文化遗存遭遇物质的极度贫瘠,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似乎少了一点对先祖、对根的热情,多了一些现实和庸常。这,正是塬上人朴实敦厚的性情所在。

/肆/

七月里,嘎吱嘎吱的响雷惊动了—棵黍子的美梦。

大田洼村几个老汉站在二云家理发馆门口,一边吸烟一边打量着凤凰山那边滚过来的黑云,看上去情绪蛮好。干干上市,黍子扬花,这场雨来得正是时候。

二云舞队热火起来了。庄稼人天性爱热闹。腊月里赶大集买烟花,正月里耍社火、打树花,秋天打完黍子蒸下头锅黄糕,还有口梆子、二人台。这些年,村里人口越来越多,红火要不起来了。二云舞队,也是人们的一个宽心事儿。

塬上女子们不欺生,一个个又大,又淳朴。她们跟我唠唠:现在国家号召美丽乡村建设,又派干部“精准扶贫”呀。这村也美了,贫无事了,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门口看着对面的大山,一口接一口地吸烟。他与家乡的青山,相看两不厌,就算是死了,也要跟列祖列宗一块儿埋到大山里头。

这些老一辈的泥河湾农民,恋土,恋家,恋黄糕。许多人入土之前,灵堂里的供享都少不得一碗黄糕。

宁老汉70多岁,光棍一个,终身未娶,现如今在中心学校看大门。老汉的家,在大田洼村东头儿,夯土垒的院墙,夯土堆的窑屋,木门窗,门上大红纸糊的对子,墙上大红纸写的窗花儿。前院养鸡养狗,后院种菜栽花。一个红彤彤的大南瓜趴在地上,像老汉待客的笑脸,憨厚、笃定。

论日子过得精致,在这塬上,宁老汉绝对数不上。但老人家过日子的勇气儿,连精打细算的女子们都很佩服。日子,当然要过好,好日子也能过好。自打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住出走,打工,在城里定居,村子里越来越清静了。清静作为招待外地游客的饭食端上桌。那些吃惯大米白面的嗓子眼儿,对付一块粗糙的黄糕十二分不习惯,但还是学着主人的样子“咕嘟”一下

溜达呢;过一会,再瞅一眼,一架眉豆已经爬满墙头。脸红,心虚。儿女双全的人,咋还不如一个光杆老哥们儿。

老李家兄弟,也是过日子的好手。老大和老三,一家一个大院套,前后相连,一水儿新房,外墙瓷砖到顶,屋里纤尘不染。老大家院子里栽大苹果、香水梨,老三家屋前一大丛明艳的菊花,两畦正在卖花花儿线的玉米棒子。两家的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读书。老大大两口带着4岁小孙女,种10亩地打一份零工。老三家春天里刚给闺女、姑爷办完喜事,喜房里彩练凤笼福字剪纸,一派喜气。孩子回家办婚事,办完又走了。老三家女子每日里打扫着,就盼一双小燕子常回老巢住住。

滋味越来越寡淡的日子,因为理发店的二云起了一些变化。二云的娘家在大田洼,婆家在小田洼。自打学了理发,她就不再把心思放在田地里,而是专一意开起理发馆。开理发馆需要人气,大田洼是乡政府所在地,人口多,热闹。干脆,二云租了大街边两间房子,开店兼休息。小时候要高跷的底子,打十七岁开始跳舞,无论什么舞式对二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自己跳不过瘾,拉扯着村里的女子们一块儿舞。早起熬糊糊之前跳,晚上吃了烩山药蛋之后又跳。不经意间,二云舞队就红火起来了。庄稼人天性爱热闹。腊月里赶大集买烟花,正月里耍社火、打树花,秋天打完黍子蒸下头锅黄糕,还有口梆子、二人台。这些年,村里人口越来越多,红火要不起来了。二云舞队,也是人们的一个宽心事儿。

塬上女子们不欺生,一个个又大,又淳朴。她们跟我唠唠:现在国家号召美丽乡村建设,又派干部“精准扶贫”呀。这村也美了,贫无事了,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门口看着对面的大山,一口接一口地吸烟。他与家乡的青山,相看两不厌,就算是死了,也要跟列祖列宗一块儿埋到大山里头。

/伍/

老祝还是一天到晚在后沟泡着。他逢人便嚷嚷,今年黍花开得格外香,秋后必定好收成。没人在意他的疯话,大家都忙着,忙着到考古队打工,忙着一日三餐,忙着找二云学跳舞。

见我对黍子感兴趣,老祝像是找到了知己。他邀请我八月再来,吃了一顿新黍面蒸的黄糕。八月,该是黍子的节日了。一捆捆穗头饱满的黍个儿,被骡车、驴车运送到村边的打谷场上。老汉们牵着大牲口,大牲口拉着碌碡转圈轧场。“吁,哦,吁吁,哦哦”的呼喊声,是人和牲口之间最默契的交谈。吆喝牲口之间,嘴里随便哼几句梆子、信天游也是要。小调和吹笛声,交织着,飘荡着,绕过场边的白杨树,一直飘到沟对面的南山梁,飘到南山梁上棉垛子似的云里。

大田洼的打谷场,静静的,碌碡安稳在场边,等待秋收的节气。最后的农耕图画,还存续于塬上的八月。而一棵黍子的命运,却该到达新的拐点了。

## 觅西施记

□ 周华诚

她趴在工作台前,专心致志地挑选一堆珠子。手指轻轻摩挲,一粒一粒分拣,安静又娴熟;很快,她把整堆的珠子分成了两个小堆。

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那两小堆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她却说:你看,这一堆有小瑕疵,这颗形状不够圆,这颗光彩有点几发木,你再看另一堆,每一颗是不是都很完美?

我弯下腰身,学她的样子,睁大眼睛尽力分辨,然而并没有那么容易——两小堆珠子依然是差不多。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分拣一万颗珠子的话,你一定能一眼就分出来了!”她笑起来。

我觉得惊讶。分拣珠子,这是在珍珠的设计生产流水线上看似枯燥轻松的活,却如此困难。我问她,这个工作能不能用智能机器取代呢?她回答说,不行,电脑程序是计算出来的,而人脑程序更多凭的是感官直觉,用目光扫过,指尖摩挲过,一粒珠子的质感颜色形状,人瞬间就做出了判断,好还是不好,也立刻就有了分别。

去年秋天,我在日本拜访过极其现代化的工厂流水线,偌大的厂房车间,机器在井然有序运转,却见不到一个工人。只在最后的成品环节,有一名员工在做质检。当时我们也好奇,问为什么偏在质检这一关需要人力。老板说,他们经过长久比较,发现这个环节人力才是最有效的。一名资深的员工,一眼就能分辨孔眼的大小与平整度;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是给人使用的,使用者的主观感受永远是最重要的。

几乎是同样的场景——不过,此时此刻,我是在浙江诸暨,一个叫山下湖的小镇,一间普通的珍珠车间里;质检员换成了珍珠分拣者——别看山下湖只是一个小镇,却是中国珍珠之都,世界上98%的淡水珍珠产自中国,中国80%的淡水珍珠,就来自山下湖。

我于是对这位名叫林娟的员工更有兴趣了。我问她做这工作多久了,答四五年。她果真是奔着珍珠来的,家在遥远的北方,大学毕业后因了珍珠的美丽来到南方。“谁不爱爱美的东西呢,何况是珍珠”,她一边说一边笑,好看的眼睛眯出弯弯的曲线。

于是想起一个词:明眸善睐。对了,我听说珍珠是有明目的效果,那么天天注视珍珠的人,眼睛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美?

诸暨,一座江南的小城,一个出产悠久传说的地方。它最著名的传说,来自于那位名叫西施的女子。来自我们诸暨来,内心其实隐隐地也藏了一个想法,希望能遇到一位西施。

从珍珠馆里出来,我依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蚌壳充满兴趣。什么三角帆蚌、皱纹冠蚌、珍珠产生的过程,是因异物进入柔软的身体,蚌受到刺激,却又无法将异物排出,于是分泌物将异物一层层包裹,这才有了珍珠。

“珍珠,就好像是蚌的眼泪——异物进入人眼,也会泪流不止。”一个美丽的女子,向我们解说珍珠的产生过程。“可以说,珍珠是靠时间来孕育而成,就像母亲一样。蚌壳坚硬,却又无法将异物排出,于是分泌物将异物一层层包裹,这才有了珍珠。”

在山下湖,两天的寻觅,让我们感受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在诸暨,我们本为寻觅西施而来,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流珍珠也是优雅、内敛的,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更像是我们女性……”

这位80后的女子,容颜也如珍珠般温润美丽,她是一家珍珠企业的接班人。

她的家,也在山下湖,她家是上世纪70年代那批最早尝试养珍珠的人家之一。小时候,她天天与珍珠相伴,看着父辈的辛劳,养蚌取珠的不易,风里雨里,直到卖出一颗颗裸珠,换来一小沓钞票时,才可见到父辈们脸上的欢喜。

长大后学成归来的她,又亲历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

机,整个山下湖的珍珠产业遭遇困境。山下湖的珍珠产业,都是养殖珍珠、销售裸珠,裸珠销到我国香港和东南亚等地,这种裸珠、散珠的经营,就像大多数农产品一样,附加值并不高。而她果断切入了珍珠成品设计、镶嵌、销售领域,把手里这颗古老的珍珠,注入了时尚几发木,你再看另一堆,每一颗是不是都很完美?

在展厅里,我欣赏着一件件精美异常的珍珠作品,神驰天外。这些原创的艺术作品,让一颗颗普通的珍珠璀璨夺目,产生的效益比当年她们父辈手中的裸珠价值高出数千倍、上万倍。这难道不正是农业产业未来的方面吗?筱曼也曾说,珍珠产业的愿景,是美好可靠的。“珍珠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可持续的,因为它属于农业范畴。在当今世界,农业是不会衰落的。”

说得好。2016年秋,她们的珍珠作品,入选G20峰会礼品行列,一款特制的清雅茶具,杯盖上的那颗珍珠,成为最大的亮点。

我也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她的珍珠,会以“天使之泪”来命名。一个蚌即是一个生命的历程。正如蚌珠的孕育,不经历泪水与挫折、磨难与改变,怎么可能蓄积力量,迎来华美绽放?

世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蚌,也不会有两颗一模一样的珍珠。

在山下湖的珍珠小镇,我们还听说了一群“网红”的故事,于是忍不住好奇前往探访。山下湖随处可见蚌蚌,蚌塘边就是自家小别墅,院子里停着汽车、摩托车。这是养珍珠的寻常人家。在这样的小镇子里,说不定就藏着一位开蚌取珠的网络直播红人。

这些“红人”,并非你想象中的帅哥靓女,多数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年龄从20来岁到50多岁都有,网名就普通了,“珍珠哥”“珍珠妹”“珍珠阿姨”“珍珠爸爸”……一只手机开着直播软件,摄像头对准一大盆蚌蚌,一位穿着时尚的阿姨坐在盆边娴熟地开蚌,开蚌取珠的过程也被成百上千位网友围观。

网友开蚌,她开蚌,开出的珍珠归网友。她成了网友口中的“珍珠妈妈”。儿子詹鑫是个80后,当初正是儿子“突发奇想”搞开蚌直播的,没想到人气挺高,她也一下子成了“网红”。做了30多年珍珠生意,她根本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当明星”。每天她穿得美美的,化上淡妆,坐在摄像头前开蚌,儿子给她打打下手,有时网友会赞一句:“珍珠妈妈今天好美啊!”她就开心得很,开蚌也更顺手了。

三四十年来,“珍珠妈妈”做生意是直接背着珍珠上市;十年前,大家在网上开淘宝店卖珠子;如今珍珠散户们各显神通,一边做直播一边卖珠子。可以说,是信息技术的进步,让珍珠养殖户们从1.0时代进化到了3.0时代。一位普普通通的泥腿子,触网、学习、尝试、创新,不自觉地加入到了推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当中。

在山下湖,两天的寻觅,让我们感受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在诸暨,我们本为寻觅西施而来,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流珍珠也是优雅、内敛的,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更像是我们女性……”

这位80后的女子,容颜也如珍珠般温润美丽,她是一家珍珠企业的接班人。

她的家,也在山下湖,她家是上世纪70年代那批最早尝试养珍珠的人家之一。小时候,她天天与珍珠相伴,看着父辈的辛劳,养蚌取珠的不易,风里雨里,直到卖出一颗颗裸珠,换来一小沓钞票时,才可见到父辈们脸上的欢喜。

长大后学成归来的她,又亲历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